

第三十回

邪魔侵正法

意馬憶心猿

(1) 真不真假不假

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来杀他，也不曾打他，骂也不曾骂他一句。这是为何？从妖怪的角度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。那妖怪绰起钢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礼义；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，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？——

噫！这多是我浑家有甚么书信到他那国里，走了风汛！等我去问他一问。”也就是说，妖怪认为虽然是沙和尚也跟着来捣乱，但是

这事情貌似根子不在老沙身上，他只是个敲边鼓的角色。

那么，其实，你知道，我不会只从妖怪的角度来分析的。我认为，乃是因为老沙这次关难中的表现超好超合格，所以菩萨他们就不让妖怪为难他。让那妖怪想老沙师父唐僧去了。他以妖怪之心，度唐僧之腹“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礼义；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，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？”也就是说，他打死都不肯信，这个唐僧被自己放了一条生路之后，会不懂得感激饶命之恩，会为了面皮而派遣徒弟前来挑衅他家的主权、干涉他家的内政来。

黄袍怪的推理过程，条件之一是：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礼义。条件之二是：我饶了他性命，他应该不会着他徒弟拿我。那么，现状是他两个徒弟前来拿我。潜在条件是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外来势力粗暴干涉我家内

政。结论是：必有另外的知情人要干涉我家内政。

说起来有趣的很呀，这黄袍怪脑筋这叫一个清晰、准确。并且他还懂得大唐国乃是上邦、是礼义之邦。要说这妖怪，也真是有个有品位有内涵的妖怪。奉劝现在那些粗鲁傻气的妖怪，要做人家这种有品位的有头脑的妖怪，别整天跟个僵尸似的被其它妖魔利用，这样没头脑人家用了你也会拿你当垃圾。

虽然本领不济，但因为一身正气，这沙僧免除了一顿暴打。然后这妖怪就把行凶的恶气转向了他亲爱的娘子。当然这公主不能承认了，情急之下，公主只好把一线渺茫的希望，寄托给了修行人：“我和你去问他一声。果然有书，就打死了，我也甘心；假若无书，却不枉杀了奴奴也？”

到这时候，如果唤作被对质的是老猪，结果是什么，用脚丫子都想得出。如果唤作对质唐三藏呢，嘿嘿，对不起，人家可是喜欢一

视同仁的“说实话”的呦。他连自己取经的团队成员都可以欣然供出、还没有心理负担，结果是什么，各位都不用想就知道的了。那怪闻言，不容分说，轮开一只簸箕大小的蓝靛手，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万根，把公主揪上前，摔在地下，执着钢刀，却来审沙僧；咄的一声道：“沙和尚！你两个辄敢擅打上我们门来，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，国王教你们来的？”

这妖怪对百花羞公主的这番气恨之下的豪迈革命家气魄，我知道，是典型中国小男人的形像。小男人喜欢对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动粗，因为没有后果。小男人更喜欢对自己家里人动粗，当然一样因为没有什么后果。当然，中国小男人跟这黄袍怪还是比不了的，毕竟，这黄袍怪敢于跟外来者动手，也不管是否打得过，也就是说他起码有足够男人，中国小男人，是完全不会挑战强者的。不对，我说的也不对，他们会关起门来痛骂、

快活快活嘴。然后出了门之后，照样对拳头点头哈腰，毫无心理负担。

但是，魔高一尺、道高一丈，这沙僧，就闪现出前生前世修行人的气概来，义字当头、生死两忘，沙僧已捆在那里，见妖精凶恶之甚，把公主掳倒在地，持刀要杀。他心中暗想道：“分明是他有书去；救了我师父。此是莫大之恩。我若一口说出，他就把公主杀了，此却不是恩将仇报？罢！罢！罢！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，也没寸功报效；今日已此被缚，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。”

一日为师、终身为父，这句话的道理，恐怕现在少人明白。有些人也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、洋洋自得，殊不知这是何等的一种气魄，殊不知他那轻佻的姿态是何等的让人难受。这师，非俗世中的那种师、这父也非俗世中的那种父。师是给予者、施；父是承负者、负，说的都是修行人的事情，说的是莫大之恩。

遂喝道：“那妖怪不要无礼！他有甚么书来，你这等枉他，要害他性命！我们来此问你公主，有个缘故。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，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。及至宝象国，倒换关文，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，前后访问。因将公主的形影，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，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，他故知是他儿女，赐了我等御酒，教我们来拿你，要他公主还宫。此情是实，何尝有甚书信？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，不可枉害平人，大亏天理！”
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妖见沙僧说得雄壮，就被震住了。为何说他说得雄壮？那是因为沙僧这些话的里面，压入了他自己的性命、恩义为大、以命相搏，那黄袍怪只不过是一个下界小怪，怎么会承受得了这么大的气魄？他承受不了，就被冲击得恶意和疑虑都一干二净了。
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沙僧说了谎话，镇住了妖魔。那唐僧说了真话，却几乎要“坦白从宽牢底坐穿”。真是谎话也有谎话的用处、真话也有真话的恶劣.....
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果然你被我转移了注意力。这事情的实质，跟真话假话没关系，跟你面临的局势、面临的对象才有关系。实质的问题在表象之后，人们往往都习惯于从表层的表象上抠抠索索的，却不知到愿力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对行恶者是不能顺从的。

面对行恶者、妖魔，任何事情都不应该顺从的，就算他是变作帝王将相、权贵豪强，也不能膝盖发软，这是第一大义。

第二，沙僧已经说的很清楚，这时候若“如实回答”，根本就是假真话，这时候的真话，是被用来掩盖自己求生、掩盖自己懦弱、嫁祸于人，根本就不是真的为了讲真话。“她救了我师父。此是莫大之恩。我若

一口说出，他就把公主杀了，此却不是恩将仇报？”

沙僧的假话，又是怎么样的假话？他首先是守定了根本大义，其次是要往自己身上揽罪，要以命换命、以命报恩。他的选择，就是要改变公主死亡的命运、减少唐三藏的磨难，他的假话，是他用来兑换别人生命的誓言，他说的的时候，因为还没兑现，看上去就是谎言一样。可是，他是就要用生命去兑现的了。他兑现了，那就决不是假话了。假话和誓言，差别就只有一点，那就是你是否最终会兑现。

习惯撒谎的人，肯定很难看透其中的窍要。因为看不透，所以才轻易许诺、最终成了大话王、成了谎言的奴隶。

沙僧这威武雄壮的志念一起，马上天机逆转、死亡威胁马上烟消云散。那妖怪就丢了刀，并且顾不得沙僧，重新跟老婆秀恩爱去了。

(2) 妖怪变帅僧变傻

一样是谎话，你看那黄袍怪，说起来就如同水银泻地一样的肆无忌惮、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，完全不像沙僧那样要瞻前顾后、保护这个、保护那个。

妖怪的撒谎技巧，跟目前国内市面上流行的撒谎技巧，毫无二致，编故事、打动你的糊涂、贪婪、爱慕和虚荣。不管谎言多么精美，都是为了抓取捕获你的缺点、弱点。并且，自从开天辟地、宇宙洪荒，再精美的谎言、所有的谎言、都有一个说不拢的缺口、一个永远不能周全的漏洞。

你看那妖怪如何撒谎就知道了。国王道：“三百里路，我公主如何得到那里，与你匹配？”那妖精巧语花言，虚情假意的答道：“主公，微臣自幼习弓马，采猎为生。那十三年前，带领家童数十，放鹰逐犬，忽见

一只斑斓猛虎，身驮着一个女子，往山坡下走。是微臣兜弓一箭，射倒猛虎，将女子带上本庄，把温水温汤灌醒，救了他性命。因问他是那里人家，他更不曾题‘公主’二字。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，怎敢欺心，擅自配合？当得进上金殿，大小讨一个官职荣身。只因他说是民家之女，才被微臣留在庄所。女貌郎才，两相情愿，故配合至此多年。当时配合之后，欲将那虎宰了，邀请诸亲，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杀。其不杀之故，有几句言词，道得甚好。说道：

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前世赤绳曾系足，今将老虎做媒人。

臣因此言，故将虎解了索子，饶了他性命。那虎带着箭伤，跑蹄剪尾而去。不知他得了性命，在那山中，修了这几年，炼体成精，专一迷人害人。臣闻得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，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；想是这虎害了唐僧，得了他文引，变作那取经的模样，今在

朝中哄骗主公。主公啊，那绣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！”

首先这妖怪变得非常符合世俗人追求俊美的心理，其次这妖怪又祭出英雄救美的必杀技，完全符合了这人类的执著所在，然后又把这些用外貌和甜言蜜语赚来的信任，马上给唐三藏编织了一张绝杀的大网。

但是您看出来这妖怪精美谎言外衣上的大破洞没有？仔细梳理梳理.....你看这妖怪，说来说去、编来编去，就是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知道公主的身份是公主了。并且，这公主乃是一个重情之人，怎么会不交代自己身份而跟一个陌生人成亲？就算他不交代，帝王家儿女，跟普通人家不同，哪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？

“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”你以为你是无官无法之处闭塞的山野村夫吗？媒妁不需要，官方证明也不要，那为啥还要处

处表现自家家境殷实、还摆出一副懂教养的样子：衣着光鲜、举止优雅、家童众多、能文能武。

这家伙，跟之前的白晶晶一样，不懂人世间，不懂人类的那些规矩，这些妖怪们，就算你给他们四书五经之类的天天念也没用。没有人类的身体，学也学不懂，传统文明伦理，都是跟人类的身体结构符合的，没有人类的身体是学不进去的。

也就是说，不管你遇见什么样的人，就听他说话里面有没有人伦、有没有实质的人伦，一听就知道了，根本不需要用天眼才能看。当然，并不一定站在你面前说怪话的就是妖怪。可是说怪话的，一定不是他本人。是谁？嘿嘿，您说是什么东西呢？

但是呢，这满朝文武和这个宝象国国王，早被谎言那华丽丽的外衣给炫得两眼昏花、两耳轰鸣，如同吃了鸦片一样舒坦得口涂白沫了。

本来么，这唐三藏逃离信访办一样的魔窟，到了宝象国以为是到了美领馆一样安全，没想到妖怪来了，才发现这里还是信访办。来，咱们一起想想，这美领馆是怎么变成信访办的。

其实，说到底，还是三藏自己信心虚弱，妖怪还没进来，他就放弃抵抗、主动投降了。你看那妖怪变作一个英俊小生，纵云头，早到了宝象国。按落云光，行至朝门之外。对阁门大使道：“三驸马特来见驾，乞为转奏转奏。”那黄门奏事官来至白玉阶前，奏道：“万岁，有三驸马来见驾，现在朝门外听宣。”那国王正与唐僧叙话。忽听得三驸马，便问多官道：“寡人只有两个驸马，怎么又有个三驸马？”你说这皇帝糊涂得，你自己两个女婿，事情那么清楚，你居然还要问其他人？

还是旁观者清，多官道：“三驸马，必定是妖怪来了。”事情很显然。然后这皇帝又糊

涂了，不知所措，国王道：“可好宣他进来？”然后，唐三藏的心理防线，就轻易瓦解、自行崩溃、于是就开门揖盗了。

那长老心惊道：“陛下，妖精啊，不精者不灵。他能知过去未来，他能腾云驾雾，宣他也进来，不宣他也进来，倒不如宣他进来，还省些口面。”

什么是邪魔侵正法？这就是了。邪魔，真正有威胁的邪魔，并不是外在的、不是站在门外的那个，那个黄袍怪，只是真正邪魔手里的棋子。真正的邪魔在哪里？就在三藏哥哥的身心中徘徊。

本来，他身心都在邪魔笼罩之下，当这三藏仅存的最后防线一崩溃，他就彻底完了。外在的邪魔，就顺理成章的欺负他了，把他变成了一只大老虎。

变什么不好，要变成大老虎？那妖怪说了他是老虎精嘛。老虎说他是老虎精，肯定是出发之前就打定了主意，构思好了谎言的。这

黄袍怪，心里是对唐三藏肯定充满了气恨，恨他“恩将仇报”。当然了妖怪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说法，唐三藏确实有些软骨头，但好歹人家还是懂黑白的，虽然妖怪放了他，也断然不至于变态到要感激妖怪的不杀之恩的程度。

可是，你自己琢磨琢磨这黄袍怪的话，里面还颇有味道、别有一番景象，真的还不是这黄袍怪的水平能胡编乱造的，起码相当程度上，不是他的水平能说出来的话。

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前世赤绳曾系足，今将老虎做媒人。这句话一语双关，说的是修行炼化之事。坎水出离、炼化未成、修炼误入歧途，“那绣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！”

这话听起来，简直是如同炸雷一样。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在说唐三藏已经出问题了？！

(3) 三藏变老虎

咱们一直在说，唐三藏脑筋有问题，而且很大很大。他的歪脑筋被无形的恶魔抓住了，给放大、放大。然后终于在恶念的作用下，赶走孙悟空之后，他自己开始坠入恶魔的坑坑。后来逃到宝象国，又在虚荣心的作用下再度膨胀、二次探底，终于，被那黄袍怪给抓住漏洞，变成了一只大老虎。

这个大老虎，的确就是唐三藏内心可怕执著的形象。如果他不被这黄袍怪给魔他一下子，把他给变成老虎，他还真的以为自己前面的种种恶念恶行是符合佛法的哩！

就算这黄袍怪不把他变成老虎，那早就控制了唐三藏身心的执著恶念、盘踞在他心中，也已经是活脱脱的一只猛虎了。你看他前面的种种思想言行，作为他这么斯文的、有涵养的、又软弱的一个和尚，居然可以那么的

凶狠、激烈，他对孙悟空的表现，从肉身这个层面上看，就好比一个只小鸟冲着一只雄鹰要拼死拼活一样。那股子凶悍的劲头，就是这只大老虎了。

上面说的这是三藏凶狠的一面，可是咱们还知道，这里面还有个归零原理。就是表面上越是凶狠，内心越是怯懦；暴怒中看上去越是坚决，其实这内心越是没有主意。人往往都是这样的，极端的情绪所对应的，就是内心的混沌。

你看，按道理说，孙悟空那么威猛，三藏都敢于对他发飙，这面对的妖怪黄袍怪，哪有孙悟空那么威猛么，唐三藏应该对黄袍怪更应该发飙吧？其实没有，唐三藏从头到尾都没敢对黄袍怪发飙。第一次跟黄袍怪对话的时候，吓得六神无主、彻底坦白。第二次黄袍怪来到皇城，这还没见面，唐三藏就主动放弃自我、精神自我捆绑、自我献祭了。

过去练武人看人也是这样看的，从表象上看这个人是否浮躁、草率、从一举一动中就可以轻易观察到。这种人，在很多人眼中是很有气魄的、果断啊，其实骨子里是浮躁草率、虚浮。这种从表面上似乎阳刚的东西，内里是虚火、阴火，其形象就是这种阴性的猛兽形象，再深层，就成野兽这种猛兽了。这内在的猛兽，正是跟黄袍怪同类的，见到黄袍怪，当然就不会发作了，它们乃是同宗同族同类的嘛，人家才不会内杠。

三藏深习传统文化，按道理，这传统文明的文武是同源同宗同理的。三藏只熟习了表面，深层的内涵悟不到，所以就以为强求表面的文雅、温和就够了。深层的脉路没有跟传统文明的架构接轨，那么就这样，在修行的关难中，轻易的就被负面情绪给控制。等到表现在最表面，他就跟这宝象国的国王、百花羞公主，找到了共同语言。国王和

公主，同样是三藏内心性格对映出来的形象。

他们三个的共同性格是什么？就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：水性。水性杨花、心如浮萍。小说对三公主百花羞的水性的刻画、很突出。你看她，在跟黄袍怪差点闹崩之后，等到黄袍怪忽然又对她恩爱起来，她自己也一转眼就由悲转喜了。那妖.....遂丢了刀，双手抱起公主道：“是我一时粗卤，多有冲撞，莫怪，莫怪。”遂与他挽了青丝，扶上宝髻，软款温柔，怡颜悦色，撮哄着他进去了。又请上坐陪礼，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，见他错敬，遂回心转意.....

黄袍怪说要去拜访国王，百花羞不是心惊自己国家将要遭殃，却在担心相貌问题。公主道：“你去不得。”老妖道：“怎么去不得？”公主道：“我父王不是马挣力战的江山，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。自幼儿是太子登基，城门也不曾远出，没有见你这等凶汉。你这

嘴脸相貌，生得丑陋，若见了他，恐怕吓了他，反为不美；却不如不去认的还好。”等到那妖怪真的变了一个英俊小生出来之后，那公主竟然浑然恍惚间以为自己的妖怪老公真的是英俊小生，公主见了，十分欢喜。那妖笑道：“浑家，可是变得好么？”公主道：“变得好！变得好！你这一进朝啊，我父王是亲不灭，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饮宴。倘吃酒中间，千千仔细，万万个小心，却莫要现出原嘴脸来，露出马脚，走了风汛，就不斯文了。”唉.....

国王的水性，也是跟他的宝贝女儿不相上下，那妖怪几句漏洞百出的漂亮话，就让他如痴如醉的相信了。你看那水性的君王，愚迷肉眼，不识妖精，转把他一片虚词，当了真实。

真是个不是一家人、不进一家门，并且真是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。妖怪、公主、国王、还有八戒、统统与三藏有着奇特的共同

语言，他们的场也因此奇特的互相吸引。狡性与水性是相通的、都一样的是无根、无原则、无厘头，爱你不需要理由、恨你也不需要理由。

可是，你说，这三藏变成了猛虎，怎么说也应该有点虎气的威猛吧？偏偏不，他变的老虎甚至连病猫都不如。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魔住，不能行走，心上明白，只是口眼难开。这也就是“邪魔侵正法”。

魔性本身就是妖术，魔性大的人，本身就是本尊被囚禁、心智被锁死的。魔性大的人的聪明、强悍、全是假的，这时候，他，只不过是魔性手里的一个木偶、一个工具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谁是系铃人？不正是他本人，和老猪么？所以呀，这请回美猴王的事情，还只能老猪去做。请了回来，解了魔障，自此，三藏的那种傻里傻气的水性狡性就没有了，读者也别担心还会继续如此“尖

刻”的挖苦他了。但是对八戒呢，就不好说
啰.....

(4) 寻常之中有非常

修行人在修行过程中有护法神，只是修行人往往不知道，浑然不觉。护法神对修行人来说是不可见的。像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种护法神，是人身上有的、跟随的，他们这种护法神，在绝大多数修行中都没有其实。而象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他们之前的修行，主要是师父保护。唐三藏的修行、牵涉的人数众多，责任重大。

但是你看，唐三藏连孙悟空他们三个是护法这件事情，他本人都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，并且那龙子化成的白龙马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匹马这么简单。

人心就是这样子，对于轻易获得的，时间久了，就轻易的用寻常心去对待，以为自己拥有的是寻常物什、不知道珍惜。然后再抱着猎奇的心理、去追逐新鲜的玩意儿。对于自

己认为不稀奇的所有，就抱着嫌弃的心理、总想一脚踢开。

你看这三藏，对冲击了他的小善心的悟空、一脚踢开。在自己需要面子的时候，就把保护自己性命的八戒和沙僧打发出去打妖怪。结果最后自己成了孤家寡人、光杆儿一个。正所谓“意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尽雕零。黄婆伤损通分别，道义消疏怎得成？”然后就被妖魔乘虚而入，轻易入侵。对于已经被魔魔住的三藏，他仅剩的龙马毅力已经无可奈何。三藏就成了妖魔的瓮中之鳖、大土鳖。在恶念人心的左右下，三藏企图保守的执著被打回原形。“三藏西来拜世尊，途中偏有恶妖氛。”内在的、外在的互相勾结。

三藏你不得不承认，你这么土鳖真的不如海龟，你是要去西洋求法，最后还不是八戒去东洋请来了洋海归孙悟空，才降伏了妖魔。从上面看，俗世的很多想法都是土堆里的虫

子一样，在土里钻来钻去的。守着下界不该守的念，就只能是在土里钻了。

不只是修行人，所有的人，都应该了解，圣贤之书当中的观点，不是只有一层意思的。中华文化、传统文明的典籍，都有这个特点，是立体的、多层面的。对于易经这样看起来有些深奥枯燥的，可能很多人会抱怨不懂，还有人以为就算卦那点低劣的水平。可是对于孔子的论语、诗经这样的书籍，不就很易于入门吗？

从小说中可以得知，三藏是熟悉论语、诗经等的。问题是他因为强于记忆、而忽略了去体会。如果他、我们，都稍稍的用心去感受、用身体去体会一下，论语中很多话，都是让人去分辨正邪的、去区分正常人格、不正常人格的，尤其是，让你分别假的正常人格、和真正的正常人格。论语强调的就是感悟、身体的感悟、甚至强迫你用“礼”来实践。

可惜了很多傻子，把这些很好的判断标准和实践行为，给弄得僵化不堪、成了枷锁。直到目前陷入大难为止，从三藏的言行上，一点看不出来他天天念诵多心经的迹象来，为何？我看是因为他当成小孩子背诵课本一样的来对待多心经了，成了入耳不入心的清风。

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他是温故不知新。温故而知新，为什么就可以为师了？要我看，那是这人每次都能从一成不变的经籍内容中，看到不一样的新气象，我所说的象是会观象所能看到的象。心境能跟经籍中更深层的境界沟通上，才能体会到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气脉流动、豁然天开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能于精微渺茫之中，洞悉真机的灵动。

三藏不但没这种灵动，还排斥有这种灵动的孙悟空。那他不正是邪魔最喜欢的、成了邪魔最中意的猎物了？这纯粹是三藏自己的毛

病。所以，那些护法神，眼看着他被妖怪给变成老虎也只当没看见一样。顶多是，保护着他不被那些一拥而上的武将们给砍杀了。当然，那乒乒乓乓砍杀之下，他疼痛的感受应该是一点少不了的。

把三藏内心无形的邪恶成分、给提炼出来变成有形的老虎，这黄袍怪的任务就等于完成。这部份任务，是菩萨安排给它的，当然了，它自己是浑然不觉的。他要是知道自己脑袋里构思的变帅哥、变老虎的想法是菩萨安排的，肯定就不愿意大老远跑这么一趟，因为它渴望中的幸福小日子、就因此要结束了。

黄袍怪的任务，等于就是让三藏照照镜子、看到自己内心丑陋的真实模样。完成了这任务，帮助三藏在修行路上面对一个最大的内在障碍，那就是等于立了一功。他剩下的任务，就是挨打了。

中国传统文化，是一个多层面的文化，这种多层面是因为世界构造就是多层面的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文化跟世界真相是一种充分的同构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又是一个必须以身心一体去感受的文化，这种要求乃是因为人体的构造，跟宇宙的构造也一样是多层面的、有脉路的构造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文化，真的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脉路指南、寻宝图。

所有你渴望的、梦寐以求的宝藏，都关在你自己的身体内。

（5）须从头收拾旧山河

按正常的情况来讲，你看这个黄袍怪，是个有灵性的妖怪、是个有些手段和法力的妖怪。尤其是，他能隐瞒公主前缘十三年，两个人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他还守口如瓶的保守着他的小秘密。从中可以知道，这个黄袍怪是个隐忍的、脑袋不容易犯糊涂的家伙。

并且，在出发前，那得之不易的娘子，又刚刚经历了家庭纠纷、两个人重新修复关系之后，出发前郑重叮嘱他，千万不要饮酒闹事，陪领导喝酒可不要喝到原形毕露、露出妖怪的嘴脸来。

并且这妖怪，一方面知道需要谨慎，一方面看上去早就合计好了种种对策，老妖道：“不消吩咐，自有道理。”你看他，跑到宝象国说那一番漫长的谎言，正经是经过了一番动脑筋构思的。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老丈人，

从这个角度看，怎么说也得收敛收敛。对不对？

当然了你知道，他没有 **HOLD** 住。可是这不妨碍我们推测一下，他原计划到底来干啥来了。当然了，他已经完成的任务有目共睹，变作小白脸，博取国王信任，抹黑唐僧，反过来把他变成老虎。然后他就演不下去提前卸妆了。并且在跟小白龙打斗之后，依然想不起来变回小白脸。

假如他继续坚持演下去，那么他原计划会是什么呢？这唐僧也收拾了、这老丈人也认了、这剩下下来的事情，说不定就是把娘子接回来。可是两个妖怪小儿怎么办呢？那肯定是一刀宰了老丈人、一把抢过来王位，就把宝象国给变成一个妖怪国。

但是，他这么成熟的性格、这么美好的梦想，怎么就喝了点酒、听了首歌、看了支舞，就露马脚了呢？

且说小白龙意识到唐僧出麻烦、就现出龙形去打探，正好看见妖怪嘴脸的黄袍怪在吃人，就觉得这妖怪也忒没档次，吃人可是个长进的？然后就化作宫娥要诛杀妖怪。没想到妖怪厉害，自己被妖怪打败了。小白龙之所以敢下去诛杀妖怪，乃是通过看到妖怪在宫廷里吃人、推断妖怪档次低、把持不住自己，结果不是这样。

这又说明，妖怪现出原形，并且吃人、大肆饮酒，是妖怪不由自主的、它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。别说妖怪会失控，人更是常常会失控，失控了，就是被另外的生灵给控制了。不管是被什么控制了，反正是成了人家手里的傀儡、演戏的道具。

小说写到这里，行文有一处疏漏。那怪揭起衣服，解下腰间所佩宝剑，掣出鞘来，递与小龙。小龙接了刀，就留心，在那酒席前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丢开了花刀法。之前小说说的很清楚，这魔王佩戴的是大钢刀，

锻造工艺都写明了：蘸钢刀，并且还是有名号的，唤作“追魂取命刀”。当时绑缚唐僧的柱子，也有名号，叫做“定魂桩”。这一疏漏，应该是小说流传中的错讹。

白龙和蓝脸，在宝象国皇宫的银安殿中，经历了一次有意思的过招交手。白龙变作宫娥，上前表示要向领导敬酒。正在津津有味吃人的领导，两只手不够用，当然会同意了，主动把酒壶奉上。小龙接过壶来，将酒斟在他盏中，酒比锺高出三五分来，更不漫出。这是小龙使的“逼水法”。那怪见了不识，心中喜道：“你有这般手段？”小龙道：“还斟得有几分高哩。”那怪道：“再斟上！再斟上！”他举着壶，只情斟，那酒只情高，就如十三层宝塔一般，尖尖满满，更不漫出些须。

你说这小说，写这种神奇的情节做什么，并且还如此的细腻？莫非是为了展示神仙的神

通法力？但是，这斟酒的花絮、看上去跟主题没什么关系啊。

那酒，斟满了杯子，被法力拘禁、不漫不溢，也不换大盅。我怎么寻思，都觉得这是表示，三藏的执著膨胀、满了、满了、他还死死的抓住不放、终于形成这样奇特的景观和局面。

可是，如果是这样，白龙应该对着三藏表演，不应该对着黄袍怪表演啊。对了，原来，这黄袍怪，跟公主的缘分、其实也只有酒盅那么高，是他们用共同的执著、加上他们作为神仙的法力和强烈愿望、拘禁了他们的命运，犹如这酒柱一样、到了十三层宝塔的顶端。到了宝塔镇妖邪的这一天。

其实、这黄袍怪和百花羞，这十三年缘分，真正让他们持续这根本就不该存在缘分的，是上界的神仙们。他们下界维持私缘的私心、愿望，吻合了如来佛祖安排唐僧修行

的等待，也恰好可以用来引爆唐僧同样的私心和执著。

于是就这样，都在执著中苦苦支撑，黄袍怪和百花羞在支撑着自己不该有的日子，唐僧在支撑着自己不肯放弃的恶念面子等等。两方面都在相遇的这一刻，互相引爆。唐三藏恶念现出原形之后，这妖怪也跟着当晚就显出原形了。终于，到了问题一起解决的时候。

话说，这百花羞和他的父王，情深意重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俩，精神一样都有些问题。百花羞咱们后面谢幕的时候再谈谈，先谈谈这个宝象国国王，我怎么看，他的人品都相当的不地道。

面见唐僧，给他通关关牒签章花押倒是痛快，毕竟两个没有怨仇。他毕竟是一个国君，可是一听到他失散姑娘的消息，他马上就一发手软，拆不开书；然后就痛哭流涕、梨花带雨。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，并且你看

他怎的对待下人——

“自十三年前，不见了公主，两班文武官，也不知贬退了多少；宫内宫外，大小婢子、太监，也不知打死了多少。”

猪八戒沙和尚一出现，给吓得胆颤魂惊。猪八戒一亮出来，钉耙，他立刻耻笑猪八戒那耙算做甚么兵器。猪八戒沙和尚一卖弄，又破泣为笑。小白脸女婿一番牛皮，又把他给迷得意乱情迷。

你看这国王，残暴、糊涂、一点都没有君王的素质，哪是一个国王的形像啊，简直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愚迷民氓。是的，这就是唐僧这一境界内王的形像，该强却弱、该弱反强，昏聩不堪。唐僧这境界的本尊就是这样的形像。

如果三藏真的符合君子的标准，柔外刚中，他肯定不会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一直都认为，他擅长理论，对文化的内涵却严重消化不良。本来么，中华文化就是一个身心一体

的文化，不用心肯定是不行的，只从道理上理解了也是没用的，内圣外王，要用内心和身体一起来理解，身心都理解了，才能内外贯通，豁然开朗。

君回宝殿定江山，僧去雷音参佛祖。君王回不到宝殿、定不了江山，没有王的刚强笃定，你是不可能走上真正修行之路的。

（6）为什么会有笑话

看到一个笑话：上个月，单位有个同事因为车祸去世了，原先单位给他配的电脑就给了我。昨天晚上，我在公司加班，电脑发生了故障，给负责技术的同事打电话求助。那个同事说干脆用 QQ 给我远程控制一下。那会儿我不用插手，就起来去外面接水了。我的领导经过办公室（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他也没走），看到我的电脑屏幕上，鼠标指针颤颤巍巍地自己不断打开一个又一个文件夹，立马产生了那个逝去的同事又“回来”的错觉，等我回到办公室，看到领导的手都是颤抖的，脸色煞白。今天领导病了，一天都没来，.....

这个笑话，是跟错觉有关的，也就是观念的错位，会导致想象和联想方向的偏差，得出错误骇人的结论。

您还别只是笑话这个被自己的错觉给吓得半死的干部，人类日常人生中，往往充满了这种观念的错位，从而促使每一个人，在错觉中度日，在错位观念的左右下、得出荒谬的经验教训、从一个错误走入另一个错误。说到这种荒谬可笑，就不得不说到猪八戒，他就是这方面的权威。整个西游记中关于老猪给大家带来的欢声笑语，多是这样的。要我说，笑话，应该说都是从观念错位中产生，只有这种笑话，才会给人类带来反思、不少笑话，是让人们在愉快的心情中、如同面对哈哈镜一样，看到一个扭曲的人类自身形像，这种反思是有益的、促使人有机会纠正。

同一层面上的观念错位，是个不同范围的问题。从修行或者说修养的方面，说起来，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或者说，从低层向高层上升的时候，就会有这种观念错位的产生。带着低层面的思维进入高层面、用低层的思维

看待上面一层现象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出现笑话的时候。

黄西的笑话，从我听到过的一些个来说，都是关于同一层面上观念错位的，是不同文化范畴之内的思维、互相之间错位。而猪八戒的笑话，则多是上下层面之间的错位。

猪八戒的脑筋，是有些土得掉渣，老猪呢也有他天真的一面。可是这猪头，脑筋其实要我说也是有问题的，他脑筋的思维有碎片化的迹象。你看这老猪，他为了面子要来打妖怪，那沙和尚为了他的安危主动前来帮手。可是你看他，打着打着，眼看骨软筋麻要吃败仗，他竟然突然就埋头睡觉去了，不顾师弟沙和尚死活的。并且，在这么危急的时候，他居然真的能倒头就睡。这实在是让人惊愕。

那呆子急纵云头，径回城里。半霎时，到了馆驿。此时人静月明，两廊下寻不见师父，只见白马睡在那厢，浑身水湿，后腿有盘子

大小一点青痕。八戒失惊道：“双晦气了！这亡人又不曾走路，怎么身上有汗，腿有青痕？想是歹人打劫师父，把马打坏了。”

你看猪八戒的推理，端的是有意思。现实中的现象是：寻不见师父，只见白马睡在那厢，浑身水湿，后腿有盘子大小一点青痕。他假设的现象是：这该死的马不曾走路。他的联想推论是：想是歹人打劫师父、打劫中马被打坏了。

他的假设：马不曾走路，问题就在这个假设上，他走的时候马在这里，回来的时候马在这里，他能不假思索的认为马始终在这里没挪窝。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

姑且承认他的这个假设有可能存在，那么，往后面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并非如此。这呆子“扒起来，往外要走，被那马探探身，一口咬住皂衣。”这个情节表明了，应该是白马的头上没有套缰绳。那么，之前如果老

猪稍微留心一下，就应该看到躺在那里睡觉的白马，没有被栓住的。

如果推理的出发点存在错误，无论脑筋多么的发达，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了。所以说，要说脑筋发达、那老猪可是一等一的机灵。可是要说自我欺骗，那老猪也是一等一的高手。他的发达的大脑，全被这种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假设给填满了，因此总是闹笑话。再精良的机器，你总是往里面填废料、塞垃圾，那加工出来的，无论如何都是残次品，这个真是没得说。

那白马认得是八戒，忽然口吐人言，叫声“师兄！”这呆子吓了一跳。扒起来，往外要走，被那马探探身，一口咬住皂衣，道：“哥啊，你莫怕我。”八戒战兢兢的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？你但说话，必有大不祥之事。”

白龙马说了一句人话，把猪呆子给吓了一跳不说，还双腿一软瘫倒了。等他爬起来，第

一个动作是往外溜。白马拉住了他，并且说你不要怕。八戒还是哆哆嗦嗦的不住的满脑袋疑思。

是啊，一匹马忽然说起人话来，是够吓人的啊。可是，可是，老猪，好歹你自己也是个非人类耶！好歹你见过的会说人话的各种动物、生灵、各种非人类形像生命，应该也大把大把的吧？这时候，如果不是白龙马，如果真的蹦出来一个小妖怪说话，恐怕猪八戒会吓得当场休克了吧！

所以老猪这个反应，实在是可笑的很。作为一个神仙、作为也曾经是革命根据地首长的妖怪，猪八戒竟然这时候不能接受动物说人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反应？是不是老猪自己说的“你但说话，必有大不祥之事”？显然不是，我以为，乃是这时候老猪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类了。这一在人类的俗世中浸染久了，自然就沾染了人气和俗气。

然后白龙马就诉说了自己拯救唐僧不成反被妖怪打伤的过程。然后，老猪说话就忽然变得简洁有力了。

八戒闻言道：“真个有这样事？”小龙一听，就认为八戒可能在怀疑自己编瞎话了，就说道：“莫成我哄你了！”表明自己说的乃是事实。

然后八戒又简洁有力的问道：“怎的好！怎的好！你可挣得动么？”小白龙一听，以为八戒意思是能不能两个人合伙拧成一股绳干点大事、起码也是要去一起打妖怪吧。于是就觉得应该贡献力量，就主动询问要是在自己挣得动的情况下，猪八戒如何打算。

然后猪八戒说的话，让所有的人都口涂白沫。八戒道：“你挣得动，便挣下海去罢。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，回炉做女婿去呀。”白龙马是往上追求的思维，猪八戒是往下退缩的思维。结果他说出的话就是这样的拧巴、简直要把其他人给气死。

人家重新进入修行的门才会自称回炉。他可好，把重新回家过常人日子叫回炉。白龙马拉住他不放，一再央求，他这么说：“不懒惰便怎么？沙兄弟已被他拿住，我是战不过他，不趁此散火，还等甚么？”这时候，明明是大难临头，他却认为是散伙良机。师父、师弟、菩萨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还是高老庄家里面的娘子，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最大。

猪八戒的观念，别说跟修行人是反的，跟一个普通的有点骨气、有点涵养的俗人比起来，都是反的。还别只笑话他老猪，真正遇到困境、遇到挑战的时候，就想着散伙、就想着自己的小私心、小面子、小情绪，其实，不少修行人经常都这样。就这里喜欢争执的朋友，我看莫不如此。

(7) 方向是不可以错的

这圣哲的话和道理，从表面上看也就是普通的道理，从表面上只不过听起来是更舒心更合理。只是圣哲的话，往往都有更深层的涵义。这更深层的涵义，不是附会和牵强进去的，乃是，圣哲在说之前就赋予的、人家亲手灌注进去的。

普通人、在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他是在心情平静、思绪平静的时候所说的话，也会无意中夹带进去深层的内涵，比如孔子整理出来的《诗经》中的《风》。诗经中的风，据说多是普通民众的日常之讽咏。出乎真情、发自肺腑、都是天然符合人伦大道的话语，因此自然契合天地轮转之筋脉、生机盎然、意味隽永、穿越几千年也不显得过时、甚至更加让人仰望。

那么，如果我们这样的后人，只晓得经籍和人伦的表面意思，不符合天道人伦，那么不管我们往哪个层面去追究、探寻，推论出来的，都是错误百出的结论，或者是扭曲的调调。三藏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他熟读经籍、强于辩论，同时他又误读严重、结果是常常就成了作茧自缚。

三藏自打遇见伯钦与孙悟空，就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们的打打杀杀的，如同甘地一样三藏奉行非暴力原则，但是跟甘地不同的是，人家是非暴力不合作，三藏奉行非暴力合作。

非暴力不合作，源自早期宗教的为善不为恶的原则，同时，又深深的符合真正的无为精神。真正的无为，不是无作为，而是不为那些不符合道义的事情，其实，真正的无为，更多的时候，是一种勇敢的拒绝、强势的拒绝。

也就是说，无为就是拒绝投机取巧、拒绝配合俗世浊行。正是这种在我看来是非常强悍的无为，让古代所有的修道人，都充满了风骨、傲然不群、卓然超俗。面对愤怒扭曲的强势人群，耶稣不也是同样的傲骨吗？他拒绝配合，拒绝说言不由衷的话。在我看，圣经中记述的耶稣，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强势的无为。可是往往被人们误解为柔顺。

新约中就有这样一个典故“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”本来，在我看来，耶稣这话里面的内涵，一丝丝的向世俗强权退让的意思都没有。耶稣目光锐利如剑、能看穿你遮蔽最深的小念头。

当时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，去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。请告

诉我们，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”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“假冒为善的人哪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！”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：“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凯撒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”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

要是换作我们的三藏，他当时就会躬身施礼、匍匐在地，表示不会冒犯大王的龙颜。要是换作我们亲爱的各位朋友，.....，我总觉得不堪设想。

三藏把清静无为理解为汤水面条任人捏搓、结果往往变成丧失原则。八戒把顺天意理解为投机取巧、结果往往是贪小便宜吃大亏。跟孙悟空比起来，孙悟空虽然是暴躁刚强，他的错只是他有点儿过了，可是他的方向是对的、没有错误。而八戒和三藏呢，根本就谈不上过与不及的还，因为他们压根儿方向

都是错的。在错误的方向上，谈涵养、谈修行，有什么意义吗？

猪八戒的小心眼很多，并没有让他看起来很聪明，却让人觉得他灵气丧失了。倒是每每他言辞背后无意识的淳朴的一面，让人觉得他还有些希望。但是，你知道，修行是不能依靠小聪明的，从哪里做错了，就要从哪里挽回。因此就当他们师徒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真是必须亲自出面、去找回来被他耍小心眼给赶走的猴哥。

猪八戒跑到花果山，发现这花果山真是个好地方呀。并且，通过猪八戒观光的眼睛，我们发现了有趣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这花果山这孙悟空才回来没几天，居然就恢复了生气！并且花木繁盛、瑞气红霞、到处都是新树与新花。新树与新花自然是新栽的，可是那美丽漂亮的景色和气势，可不能说是这几天就被猴子们给收拾出来的了吧？！

这圣境，真是不能用常人间的规律来衡量。当初，是因为孙悟空这个王败落了、离开了，花果山灵气才枯萎的。现在，是他这个大王回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孙大王重新有了道心、有了追求。花果山是他这个大王的一层，王振作起来了，一切都气脉相连、生机重现。

“乾坤结秀赛蓬莱，清浊育成真洞府。”“日影动千条紫艳，瑞气摇万道红霞。”这就是上下贯通的意思嘛。当你明白一个真理的时候，那种豁然开朗、那种一瞬间充满身心的畅快和轻盈，就是这种内在的表现。

那一层天地的万物，不是一天天从种子长出来的、也不是一天天堆积起来的。是恍惚间，就从虚无凝聚成了星云，再恍惚间，星云就凝聚成了大地山川，等你再仔细一瞧，草木葱茏、流水潺潺、长空飞雁、万里山河都已经若隐若现了。

一直以来，都觉得这个世界很无趣、感到孤独。每每走在街头，感觉还不如站在旷野中让人心里踏实。特别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，身处其中，只觉得满大街的人都没了灵魂，尤其是前些年，恍然如行走于僵尸帝国。并且周围的高楼大厦、总是那么虚无缥缈。

直到几年前，有一天，正是这样的初夏季节，走着走着，就忽然意从中来，四周恍然间就浮现出来万般的看不见的景致，让人震惊，震惊得让人不敢言说。因此我能知道，花果山怎么回事。

（第三十回完）